

岁月悠悠

养金鱼

■王卫文

我小时候养过几年金鱼,回想起来大概是上世纪的六十年代。那时候养金鱼非常盛行,几乎家家户户像我这样大的孩子都养过金鱼。

花鸟市场里一盆盆的鱼苗从小到大小一字摆开,最便宜的小鱼苗是2分钱一尾,小尾巴刚刚看得见分岔。贵一点的金鱼已经基本“成形”,大约一寸大小,价格在二角到四角一尾。我就买最便宜的,挑选那种尾巴分叉、姿态比较“漂亮”的买。

那年代金鱼的品种很少,只有“红膏头”、“龙眼”和“水泡眼”。“龙眼”颜色只有全黑和全红,“水泡眼”没有背鳍,眼睛分硬泡和软泡,“红膏头”的鱼苗长得还要“寒酸”,就像河鲫鱼,要不是尾巴有分岔口,同河鲫鱼真没啥区别。

买金鱼也是有季节性的,要在开春以后,等金鱼撒仔孵出小鱼苗,天气也渐渐暖和了,有利于金鱼的成长。

我小心翼翼把小鱼苗“捧”回家,放在事先准备好的脸盆里,养金鱼的水要隔夜自来水,主要是要把自来水里的“消毒水”成分挥发掉。要养好金鱼就要每天给金鱼喂“鱼虫”。为了捞鱼虫就要自己做鱼网,我找来口罩拆了,用针线缝做了一个纱布袋,用粗铅丝绕成圆圈圈,纱布袋缝在圆圈圈上,再绑在长长的竹竿梢上。一定要剪一块大小一致的塑料纱窗覆在鱼虫网的口上,要不然捞鱼虫的时候很多脏东西都会舀进网里。

捞鱼虫一定要清晨,过了晌午鱼虫就会“消失”。要找又臭又脏的小河浜,鱼虫繁殖多,红红的一片,在阳光下闪闪波动。记得那时候,为了能捞到更多的鱼虫,我会走很远的地方,拿回家后放到脸盆里,活的鱼虫会浮在水面,死的鱼虫沉在水底,不断会有鱼虫死后沉底,鱼虫最多养一天,第二天就发臭,所以捞鱼虫要天天去。

有的时候鱼虫捞得实在太多,我就会做鱼虫干。做鱼虫干很简单,把鱼虫捞起来,水沥干,铺在报纸上,太阳晒干后一片片剥下来放在玻璃瓶里就可以了,等到冬天可以喂金鱼。

养金鱼,夏季是最辛苦的,不仅每天要去捞新鲜的鱼虫,还要早晚各换一次水,因为温度高,水质差,水中缺氧,鱼儿容易浮在水面上露出鱼嘴,大口呼吸。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看到刚换完水的鱼儿在水中不停“穿梭”、“翻滚”,美滋滋吃着鱼虫。

换水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把鱼都舀出来放在临时容器中,鱼缸洗干净后再倒入清水把鱼放回鱼缸。另一种方法是将橡皮管一端放入缸底,用嘴在另一端的橡皮口猛吸气,把缸里的水“引流”出来,等橡皮管把鱼缸底部的排泄物吸干净,水位下降到三分之一时再倒入清水。

金鱼养得多了,我就把家里洗澡用的大木盆拿来养鱼,可是养了没几日,鱼儿就不行了,严重“缺氧”。原来木盆吸热、耗氧,根本不适应养鱼。理论上,养鱼最好的容器是木缸,做木缸的泥土材质透气,水温可以做到冬暖夏凉。

实际上,养金鱼还是要做鱼缸,这样更具观赏性。做鱼缸这活,我大哥说他自己能做。那时候自己动手做鱼缸的人家很少,主要是太累人,其实做鱼缸的工艺也不是很难,当然“做工精致”,那就不简单了。

大哥搞来一对三角铁,这是做鱼缸的模具,再找来运输中用来包

装、加固木箱的黑色铁皮,宽度大概有2公分,厚薄0.3毫米。先把铁皮按照鱼缸尺寸用锯弓按长短下料,再将一根三角铁放平在坚硬的水泥板上,三角铁的尖角部分朝上,把一段铁皮平摆在三角铁上,再用一根三角铁“覆盖”在铁皮上,不断用榔头使劲敲打,直到铁皮变形被敲成90度的三角形。

敲打的声音特别响,还要戴上手套,不然容易磨出水泡。拼装时铁皮两端角对角,用手枪钻钻出孔来,用铝铆钉铆紧,鱼缸的骨架就搭好了。四边和底部配上玻璃,用油灰镶嵌牢固,等上一天吹干后放满水看是否渗水就算完工。整个过程大概要3天制作周期。说得简单,制作的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困难的。

夏天,到了傍晚,我还要把一盆盆鱼搬到院子里,给金鱼“乘凉”,晚上再一盆盆搬进家。每次搬运都会被母亲批评,因为放进了好多蚊子,晚上被蚊子叮得都不能睡觉。

金鱼一天天长,身上的颜色也在变化,从青色开始褪色,慢慢变成红色、橘色。问题来了,养金鱼的都知道每年梅雨季节后,由于长期下雨,空气湿度大,阳光少,鱼儿免疫力差,非常容易得病,开始鱼儿背上会长出一小点白色“绒毛”,鱼儿游动也少了,渐渐“白毛”越来越多,鱼儿慢慢浮在水面上……可怕的是最初是一条,后来是几条,没有几天一缸鱼儿都会染上这种病。我也想过很多办法,除了勤换水,还把盐溶化在水里,把得病的鱼儿放入“盐水”消毒片刻,或用点“高锰酸钾”溶于水浸泡杀菌。

“幸运”活下来的鱼儿要过冬了。冬天养金鱼比较简单,水也不需要经常更换,每天给鱼儿晒晒太阳,撒一点夏季的时候自己做的鱼虫干就可以。

到了开春,养的“红膏头”里有一条肚子特别大,快要临产了,就要给“红膏头”准备“产房”。我到河浜里捞来很多水草放到玻璃鱼缸里,把这鱼单独养着,那几天我一直观察,总感到大肚子“红膏头”不停来回游动,新鲜的鱼虫也不怎么吃。我只能耐心等待。

这一天观察到那条拖着大肚子的“红膏头”,来回游荡的速度明显加快,还喜欢往水草密集的地方游,忽然在后面的鱼儿用力一推,把“红膏头”挤出水面的刹那,只见它的大尾巴借力一摔,啪的一声,一大群鱼卵喷涌而出,挂满在水草上。一次、两次,就这样一次次“红膏头”拍打着尾巴,直到最后筋疲力尽躺在水草中,再也拍不动了,这时水草上已经挂满了晶莹剔透的“珍珠”。

透明的鱼卵静静等待着。我每天把玻璃鱼缸放到太阳光下晒,晚上用棉花胎包裹好鱼缸。

一星期后,鱼卵由透明慢慢变白。终于,有一天早上我看到鱼缸里有很多小黑点点,“小金鱼孵出来了!”我兴奋呼喊着,一年来的辛苦换来的成果真叫人高兴!

孵出的小鱼苗可真多,我把家里所有的脸盆都利用起来盛鱼苗,每天的任务就是把鱼缸里刚孵出的鱼苗不停地舀出来。

接下来的几天,鱼苗不吃东西也会长得很快,当鱼苗长出小尾巴的时候,我就把鱼苗按照鱼尾分岔情况区分单尾和双尾分别盛放。接着就开始送鱼苗,请小伙伴们自己来挑选鱼苗,你挑二三十条,他选三四十尾,没有几天鱼苗就送得差不多了。

“养金鱼”不仅给年幼的我带来快乐,更使我当时就感悟到要做好一件事必须日复一日地坚持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世相百态

人在江湖都是浪

■陈茂生文

“嗨! 咔嚓!”城市此刻仿佛被刷码开锁声所唤醒。

清晨,上班早高峰前,很多共享单车从四面八方朝地铁站急速而去;无论近观远眺,恍若一波波黄色、蓝色还有少许其他颜色的涌浪。

很快,马路上街沿就有一排蜿蜒的彩色“堤坝”,路边也停成一片黄蓝混杂的“潮水”,且大有“漫堤”之势。

驭浪而来的都是眼里有光、心中有火、额头闪亮、头发乌黑的年轻人,双肩包里是沉甸甸的便携电脑,手提环保袋里是刚出锅的午餐。西装皮鞋步履匆匆,蓝牙耳机成为俊朗秀丽的标配,“昨天那批货可以确认吗?”“今天几时能够回复?”……脸色因每天、每周、每月的业绩、客户和指标而庄重。

上午九点,又有一股股杂色的涌浪迅疾渗入城市的每一条缝隙。

只需要,家门口就会迎接一股专属的溪流。肤色黝黑、一头汗水、终日无休,不论大小、不分性别,统称“快递小哥”,却如同一首城市“波尔卡”中的独特音符,无论严寒酷暑,没有汹涌澎湃的高潮,也不会有静如止水的停顿,疫情“至暗时刻”更象征城市生生不息的脉动。

水电煤气一粒沙,居家就是一道坎。房子住久了说不定啥时会遇到点麻烦,总请物业修理工老谢来“敲打”一番,一来二往就熟起来。小区刚建立,物业经理慧眼识珠把他从开发商那“挖”过来,如今是水电管道门窗的“万能修理工”,一般问题三五除二就能“搞定”。

我请平时忙忙碌碌的他坐下歇息喝杯水,跟他聊聊天,于是听说“‘夫贵妻荣’,老婆也‘进城’做超市领班了”。老谢大咧咧地说:以后“拿城里退休金,在乡下过日子”,这个日子“巴适”得很!得意之状洋溢。

夕阳斜下,华灯初上,地铁口吞吐一波波人流,锁车音乐,声声不绝;一辆辆共享单车欢快地擦身而过。路边“潮水”退却,“大坝”消融;烧烤摊边、小区门口、饭店面馆、路边贩摊前响起阵阵喧哗和嬉笑;恍若一曲交响乐的“终曲”部分,管弦齐鸣、高潮迭起,城市进入一天中最炫目的时段。

无论早晚,浪复一浪,周而复始;日复一日,浪起浪落,涛声依旧。

以前的“浪”与无所事事、游手好闲有些瓜葛,有了点贬义。

以后“渔火随星出,云帆夹浪奔。橹声惊断梦,摇曳起江根。”“浪”就赋予了走遍天涯、游历山川的豪放;“浪”成了辈分的代名词。人在江湖,谁不是浪? 前浪后浪都是浪,都有浪遏飞舟、汹涌澎湃、惊涛拍岸的高光时刻。

只要不放弃不抛弃,即便倒在沙滩成了一洼洼小水塘,也能白天有阳光,晚上闪星光。

没有一朵浪花会按预设路线畅行……浪花总是在“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”中,淘尽千古风流,逶迤赶赴下一个机遇。



鸟雀喧新晴 ■朱良城

生活故事

老龟的新家

■郁家安文

女儿在家群微信里发来一张柳荫湖畔的照片,随即还添注了一句:“老龟的新家。”

我知道,她家养有一只乌龟,那还是她妈退休前,单位同事送的,是特地从苏州买的一只中国龟。其实,她同事买来一对,她妈嫌养龟太麻烦,欲谢绝。边上同事说,养龟吉祥的! 盛情难却,就收下一只,另一只给了别的同事。

那时,女儿还在念书,见到龟,倒也十分喜欢。不过,伺候龟的活,还是她妈揽下。龟喜水,找来一只四十多公分口径的塑料圆脚盆,盛上没脚水,龟的吃、喝、拉、撒都在里面。水是每天要换的,否则要发臭,还会影响龟的眼睛。龟喜欢吃虾,于是,我家餐桌上,虾成了家常菜。有时,没买虾,就撒点虾皮,聊补。冬天,龟会进入半冬眠状态,不吃

食,也不太动,但一开春,又生龙活虎起来。

它圈养在圆盆里,只能来回兜圈子,就这么一个小天地,它自然是不自由的。慢慢长大后,它的前爪常会攀着盆沿,立起身子,头颈伸得长长的,企图爬出盆外,可常常折腾了半天,还是白费劲,于是,“扑通”一声四脚朝天跌入盆中。稍息,头往下一顶,又翻过身来。偶尔,也有出逃成功的。逃出后,会躲起来,让人好找。后来,为防它出逃,我把盆放置在一个圆形三层棕色茶几的下层,那空档的高度比圆盆略高,龟是无论如何没法爬出来的。

前两年,在花桥买了房,上海的房也舍不得放弃,我们老俩口常常两头住。女儿又出嫁了。于是,养龟有了问题。我们曾想过好几次,把龟放生。可女儿舍不得,就把它领了回家,开始还像她妈一样尽心尽力地侍候,可时间久了,常有疏

忽,特别是她常要外出度假,于是,养龟成累赘。她妈又劝她放生。她一直没有放手。想不到这回终于下了狠心。

我马上叫她妈来看女儿的微信。她妈一看也明白了,立即回了一条:“老龟回家了? 好啊! 关了它近20年,让它自由吧!”女儿又发来一条:“它看到水很高兴,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,不见了,我想这只白眼龟养了那么久,头都不回就走了,没想到过了一会,它调过头来,浮出水面,头对着我,停了几秒钟,扑通又下去了,算是道别了,果然有点灵性的。”

是呀,从小龟养到老龟,近二十年啦! 虽然龟不自由,但日久生情,乍一听说,放生,心里还真不是滋味。当看到女儿说龟最后在水中道别的一幕,真有点感动得眼睛湿润。心想,总算没有白费!

这也许是最后一眼,从此,两茫茫,不会再相见。转想一想,也为老龟高兴! 老龟的新家,这对龟来说是广阔的天地,它可以自由自在地遨游、生活。也许,这也是它一生的心愿。唯愿它平安!